

拆迁办

陈义凤
著

华夏出版社

5
苍茫大地 何处有蜗居

拆迁派



陈义风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拆迁办 / 陈义凤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80-5712-5

I. ①拆…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0614 号

拆 迁 办

图书策划: 景 立

文字统筹: 徐 军

责任编辑: 赵 楠

装帧设计: 房海莹

责任印制: 刘 洋

责任发行: 福 元 景 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90 1/16 开

字 数: 226 千字

印 张: 16

定 价: 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女房管员衣锦还乡 / 1

1. 老街上的宝马车 / 1
2. 当年的破四旧工作组 / 10
3. 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人 / 20
4. 老警察铁江走神了 / 27
5. 宁所长上了宝马车 / 37
6. 拆城楼的回忆 / 44

第二章 太仓巷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 49

1. 饭桌上的三男一女 / 49
2. 自建房起风波 / 56
3. 开发商看上了这片平房 / 63
4. 女地产商的绝对隐私 / 72
5. 喜欢像章子怡一样的小姐 / 78
6. 片警儿子进了拆迁办 / 85

第三章 拆迁拆迁 / 89

1. 黑名单 / 89



2 拆迁办

2. 歌厅里的四条汉子 / 94
3. 鸳鸯浴 / 98
4. “我们要给开发商做主” / 101
5. 孙女要挖奶奶的坟 / 104
6. 黑皮口袋里的秘密 / 111
7. 拆迁办的光头男人 / 117

第四章 太仓巷的房子都画上了白圈 / 123

1. 黄老板和他的女店员 / 123
2. 拆迁组长铁喜鸣 / 129
3. 灌木丛里的秘密 / 134
4. 给拆迁办当“托” / 138
5. 两个拆迁组长的地下交易 / 141
6. 恐慌情绪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 146

第五章 别墅隐情 / 150

1. 钉子户 / 150
2. “张姐，您想骂就骂我几句” / 154
3. 拆迁的经这样念 / 158
4. 不满情绪笼罩着太仓巷 / 162
5. 发的是国难财 / 166
6. 带游泳池的豪宅 / 170

第六章 房地产局长 / 175

1. 一个女拆迁户的心机 / 175
2. 半夜里开来了推土机 / 179
3. 拆迁办的人挨了打 / 182
4. 打给房管局长的神秘电话 / 185
5. 黑衣人被砍伤了 / 189



6. 拆迁办里的秘密会议 / 193

7. 拆迁办的说客 / 197

第七章 房顶上的抗争 / 201

1. 张姐说，拆迁里面的猫腻太多了 / 201

2. 这年头女人就是吃香 / 206

3. 强拆启动 / 210

4. 吱吱作响的煤气罐 / 213

5. 四个女人爬上房顶 / 217

6. 太仓巷出现了小字报 / 220

第八章 别了，太仓巷 / 223

1. “多亏了铁匠哥，不然我就没命了” / 223

2. 强拆现场 / 227

3. 钉子户的家成了一座孤岛 / 232

4. 房顶上的国旗 / 235

5. “爸爸，你的右眼没了” / 238

6. 新居奠基 / 242

第一章 女房管员衣锦还乡

1. 老街上的宝马车

这年的夏天，天气格外地燥热，雨很少，每天太阳都是火辣辣地灼人。尤其是中午，燕都市像罩在一个透明的大蒸笼里，凡是裸露的地方都被阳光烤得发烫。马路上的沥青变得软塌塌的，一脚下去五个脚趾都能印上。街上的男人开始赤膊，女人则穿起不能再短的短裙，露出白嫩的肌肤。街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一些机关单位放了高温假，人们不在家里呆着，有钱的跑到海边去避暑，没钱的跑到有空调的商场里乘凉。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声，也看不见一只飞鸟，狗在背阴处张着大嘴喘气，连苍蝇都不乱飞了，趴在一个地方赶都赶不走。

偏偏有一辆灰色的宝马车，在燕都市环路旁一条名叫太仓巷的老街上来回转悠。这条老街元代就有了，是元大都的漕运码头。明、清两朝延续了老街的规模和用途，直至民国诞生，漕运终止，老街才渐渐变成了民居。

这条老街的南北两侧是大片灰色的瓦房，十几条纵横交叉的胡同，将这些古色古调的老房子格成几十个方块。这些房子多数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古老的台阶、门墩到处可见，有的人家大门前还有上马石、下马石。



宝马车沿着这些灰色的方块不停地兜圈子，车子掀起的气浪卷起一团团尘埃。车子里坐着一个身着大花旗袍的女人，乍看像三十几岁的模样，戴着一副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的太阳镜。她时不时地摇开车窗，向外面凝视。有时候车子也停下来，女人从车子里探出头来，朝几个方向观看，并用纤细的手指摆弄一个精巧的数码相机，似乎在拍照。

宝马车的举动引起一个在树荫下乘凉的老警察的注意。老警察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膛，敞着风纪扣，手里拿着帽子不停地对着脖子和后背呼扇，仿佛那顶有着大檐的帽子是一只可以戴在脑袋上的蒲扇。老警察是这条老街的片警，名叫铁江，姓铁名江。在中国姓铁的人不多，所以常有人以为铁江两个字里不含姓氏，问他你姓什么。弄得铁江既好笑又无奈，他真希望中央领导里有一个姓铁的大官，那样他就再也不用解释了。

铁江的家就在老街上一条名叫太仓岔的胡同里，这条胡同清朝时是两排皇家粮仓间的通道，很窄很窄一辆马车都过不去，所以得名太仓岔。清朝时太仓岔周边都是皇家仓库，每座仓库有一个标志方位的名字，像什么“后太仓”、“前太仓”、“东太仓”、“西太仓”、“左太仓”、右门仓……从南方各省漕运过来的粮食、木材、丝绸、布匹、海货都在这里卸货入仓。后来清朝垮了，但仓库保留了下来，变成了民居。

由于这边的民房都是原来的仓库改造而成，所以跟燕都城里其他地方的民居不太一样，主要特点就是屋子大窗户小。屋子大是因为要多装粮食，窗户小是因为屋里不住人无需考虑采光。还有，这边民房的外墙都特厚，比一般民房的墙要厚两倍，这多半是为了防潮，过去砌墙没有水泥，都使白灰，如果墙薄了连雨水水汽就会洩进来。

铁江的家在一个大杂院的最里头，这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外院比较小，没有天井，窄窄的一条。里院比较大，天井方方正正，满地铺着老砖，还有一排老竹竿搭成的架子，据说是清代流传下来的，常年爬满了青藤。这院的房子都是清代粮仓，屋子极其舒适，冬暖夏凉还特别隔音，两口子屋里打架，无论吵得多凶，外面人是听不到的。铁江在这个院子里出生，在这个院子里长大，上完小学上中学。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派出所到太仓巷中学挑人，他便稀里糊涂地进了公安

队伍。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在这条老街上当民警，用妻子的话讲，没一点出息。刚参加工作时他是年龄最小官阶也最小的民警，现在是所里年龄最大官阶仍最小的民警。除了年龄发生了变化，工作岗位工作内容都还跟原来没什么区别。不过铁江很知足，在这个岗位上他觉得自己惬意得很，首先是人熟地熟，闭着眼睛他都能在这条老街上走几个来回，老街上的每一座房屋、每一个人他都心知肚明。

人熟了就好办事，上面交待下来任务，比如查一个嫌疑人，找几个巡逻志愿者，说着笑着就布置下去了。工作起来一点不费劲，还有很多乐趣。居民们都爱跟他开玩笑，管他叫“铁匠”。铁江开始还纠正，说“铁江”不是“铁匠”！居民们仍然不改，铁江也就不管了，反正“铁匠”也不是什么贬义词，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当然他也不是心静如水，比如眼前这辆宝马车，还有车里面坐的那个女人，就引起了 he 内心深处一阵骚动。他想起一个人，一个自己刻骨铭心的女人。虽然不能肯定这个人就是引起自己心跳加速的那个人，但铁江心里已经有了某种不安，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自己年轻时爱得要死要活的那个姑娘。

铁江于是站起来，不再摇手里的“芭蕉扇”。他远远地盯着那辆宝马车，希望它再一次向自己靠近。宝马车缓缓地在太仓岔胡同里转悠，那个女人居然下了车，朝铁江家的院子望了望，并在门口和邻居马大爷说了几句话。由于离得远，铁江没听清他们说的是什么。随后那个女人上了车，车子飞快地朝南边开去。

铁江正在失望之际，突然那辆宝马车又转了回来，速度很慢很慢。铁江离开了树荫，走到了路边上，打算近距离看一眼宝马车里的女人。让他没想到的是，宝马车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就像一头受惊的马似的突然窜了出去，眨眼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铁江已经看清楚了，宝马车里的女人正是自己曾经魂牵梦绕的女人——靳春华，后改名吕贝嘉。

铁江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当时这条街上万人空巷，太仓巷中学的红卫兵开着广播车在老街上一遍又一遍地发布公告，一男一女站在宣传



车上手持话筒慷慨激昂地宣讲，要拆掉燕都市唯一保存完好的古城楼和一段残破的城墙。那一男一女是铁江的同学，男的叫程垓，女的叫穆小娴。他们说城墙和城楼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它已经成了我们这座城市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些地方荒草没膝便于隐蔽，小偷流氓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还有敌特分子在这里交接情报。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至少有三个敌特的活动点。所以拆除城楼和城墙已经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不能允许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天天污染我们的眼睛！

广播宣传车所到之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静静地听着，哑摸着红卫兵讲的话：原来城楼上还有敌特在活动啊！“支持红卫兵小将！”“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封资修！”口号声在太仓巷上空回荡。一些市民从家里拿来绿豆汤、冰棍，送给喊话喊得口干舌燥的红卫兵小将，还有一些市民干脆行动起来，拿着铁镐、铁锹、扁铲、竹筐、手推车来到城墙下，开始拆除城墙上的老砖。

所长找到铁江的师哥宁卫国，让他带着铁江到拆城楼的现场去看一看，说这些中学生和市民的动机是好的，但拆城楼不是拆煤棚，刨几镐头就能解决问题。拆城楼是个复杂的工程，弄不好会出事的，“你们在那儿盯着现场千万不能出问题，有事马上向我汇报！”

小哥俩赶到现场一看，城墙城楼底下已是人山人海，除了红卫兵以外，还有大批的燕都市民。十几个红卫兵已经爬上了城楼，他们试图将城楼顶端的老瓦掀掉。但这些老瓦非常坚固。加上楼顶上很滑，十几个红卫兵弄了半天也没掀开一块瓦片。倒是出了好几次险情，人差点从顶上掉下来，把下边观望的市民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小哥俩赶紧回所里汇报，所长说拆城墙城楼不能凭热情，光是红卫兵肯定不行，需要专业人员指导，这样才能确保不出问题。“这样吧，你们去找一下房管所的关股长，他对拆房很有经验，你们让他到现场指导一下。”小哥俩于是来到了房管所，关股长正在伏案工作，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梳着中分头，带着一副眼镜，看到两个警察来访，年轻的关股长吓了一跳。

小哥俩说明了来意，关股长才放下心来，他叫过来一个小女孩，说是



自己的徒弟，让她准备皮尺、圆规、小锤和一些书籍。这个小女孩显得特别小，看样子顶多是个初中生，铁江甚至怀疑她是个小学生。关股长对小哥俩说，我和靳春华准备好了就过去，谈不上指导，一块商量吧，我们得好好向红卫兵学习，向公安人员学习！

这是铁江第一次听到靳春华的名字，不过当时没记住，只知道她和关股长一样都是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关股长是她的师傅和领导，她是个助手之类。还有就是她特别显小，比中学生还小，个子也不高，很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另外她不爱说话，乖乖地跟在关股长的后面。关股长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第二次接触靳春华是在拆城楼的现场，当时已经成立了由关股长为组长的现场指挥部。指挥部下令进入倒计时，大批市民和记者前来观看，还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多是闻风赶来看热闹的外国人。为了让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看到破四旧的壮丽场面，红卫兵请求警察帮着清理出一块视线最好的空地。铁江和师哥宁卫国正无事可做，于是痛快地领受了任务，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动员站在城楼下的燕都市民往后站，给外国人留出空地。

绝大多数市民都听从了民警的指示，自觉地向后面退去，只有一个人拒绝离开自己的位置。这个反潮流的人就是关股长的女徒弟，因为见过一次面，铁江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希望她也能像别的市民一样离开这里。女徒弟说她反对向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洋人老外们宣传破四旧的意义，但他们不应该享有特权，凭什么让我们给他们腾地方？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应该站到后面去！

铁江解释这不是警察的主意，是红卫兵让他们这样做的。这个女徒弟说不管谁说的，我都不会给资产阶级老爷们腾地方！铁江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出身。这个女徒弟平静地回答，我叫靳春华，我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我父亲是正师级干部，我们家就住在后太仓胡同三号，总参的房子。你们可以去调查，离这儿很近。我的工作单位你们去过了，太仓巷房管所，跟关股长一个单位。铁江找宁卫国商量，宁卫国说出身好就让她留下吧。



于是靳春华就留了下来，但她自己可能也后悔了，因为她娇小柔弱的身材在一大群身高马大的洋人面前反差很大，吸引了很多老外的目光。那些黄毛蓝眼的男人和女人不断地走到她面前，用蹩脚的中文跟她对话。这些使馆人员的问题很刁钻，像这个城楼建于哪个年代？拆城墙有没有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她开始还有问有答，不卑不亢，后来干脆就不说话了。见她不说话，这些洋人还以为她不敢说中文，于是又用英文和俄文跟她对话，弄得不胜其烦。直到指挥部的号子声响起，洋人们把目光聚集到城楼上，她才清静下来。

这一切铁江都看在眼里，他偷偷乐了半天。一会靳春华走了过来，问：“你乐什么呢，小警察？”铁江回答：“我乐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吗？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靳春华说，你在乐我，小警察。铁江说，请你把小字去掉，我是警察，别叫我小警察！靳春华哈哈大笑起来，活该，谁让你笑我，我以后就管你叫小警察！

铁江回敬道：“那我以后就管你叫小丫头！”靳春华厉声说：“你敢！你管我叫小丫头我就找你们所长！”铁江缓和了一下口气，我不叫你小丫头，你也别叫我小警察，好吗？靳春华笑了，你管我叫小姐姐，我就不叫你小警察！

铁江眼睛一瞪，我比你大，凭什么管你叫小姐姐？靳春华摇头，不可能，你不会比我大！

铁江问，你今年多大？靳春华脑袋一歪，你先告诉我，我就告诉你。

铁江说，我十六了，刚参加工作。你呢？

靳春华回答，我也十六岁，也刚参加工作。

铁江问，你几月生的？

靳春华回答，我9月的。

铁江说，我9月2号。

靳春华笑，我9月1号，你得管我叫姐姐了！

铁江撇嘴，就大一天，不算数！

靳春华说，早一个小时也是姐姐！

要不是师哥宁卫国喊铁江过去，两个年轻人的讨价还价还会继续下



去。这次接触让铁江对靳春华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好感，他甚至希望能够经常有这样的唇枪舌剑。

后来他们有了第三次接触。地点还是在破四旧的工地上，那天靳春华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正在执勤的铁江和宁卫国反映一个问题，说一个地主分子和他的老婆儿子也来拆城楼了！我觉得这样一个神圣的破四旧活动，他们来参加不合适！

宁卫国不假思索地说：“你的想法肯定对，地主分子来破四旧那太有讽刺意义了！现在你跟民警铁江同志去处理你说的问题，把那个地主分子一家清理出去！”

于是铁江就跟着靳春华一起来到她所说的那个地主分子面前。地主分子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弱男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正在用铁锹在城楼上挖城砖，看样子很卖力气，头上冒着大汗。他的身边有五个半大小子，大的十八九岁，小的七八岁，他们手里拿着铁锹、煤铲、瓦刀之类的工具，正在清理瘦弱男人挖出的城砖。

靳春华指着这个男人和他身边的五个男孩子说，这就是我说的地主一家，政府已经把他们的房子没收了，准备分给出身好的市民。整个手续是我办的，所以我很熟悉这家人。

那个瘦男人抬起头，看见一个警察站在他面前，虽然有些紧张，但并没有怎么惧怕。他收起铁锹平静地说是太仓巷中学的红卫兵命令他们一家来的，说是劳动改造。告诫他们什么时候干完活，什么时候才能走！

靳春华嘟囔道，太仓巷中学的红卫兵怎么能让这些人来破四旧呢？

瘦男人说，你们可以去查，如果是假的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铁江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说，我姓邓，邓云簪，住在后太仓胡同。

铁江拿出笔，记下了他的名字和住址。

看警察和自己的父亲说话，那五个男孩子颇有些紧张，他们都加快了干活的节奏，可能害怕警察会找他们问话。

铁江问靳春华：“你看怎么办？”

靳春华仰着头用那双泛着水光的眼睛看着铁江，“我也不知道。”



铁江的个子有一米八多，而靳春华还不到一米六，铁江跟她说话得弯一点脖子。不过铁江不敢直视靳春华，他眼睛看着别处说，既然是太仓巷中学红卫兵的安排，我看就让他们在这儿干吧，他们搞不了什么破坏活动，他们多干点，革命群众还能少干点呢！

靳春华嫣然一笑：“你倒会安排！”

铁江也笑了，那地主看样子挺老实的，还有那几个孩子，头都不敢抬一下，给他们一个机会吧，让他们在劳动中脱胎换骨。

靳春华说，你是警察，听你的！

铁江说，你现在倒学乖了，前天还跟我唇枪舌剑！

靳春华嫣然一笑，活该，谁让你笑话我！

铁江说，你那个尴尬样儿，谁看了也会笑。

靳春华说，其实我也后悔了，不该跟他们在一块，那些外国大鼻子，老跟我说话，烦死我了！

铁江笑了，不听警察言，吃亏在眼前！

靳春华也笑了，去你的，小警察，凭什么听你的？

铁江瞪起眼睛，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不许管我叫小警察！

靳春华回答，那你得管我叫小姐姐。

铁江认真地说，你真比我大吗？我怎么看你像个中学生！

靳春华呵呵地笑，你都不敢正眼看我，还说看我像中学生！

铁江正眼盯着靳春华说，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是警察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靳春华说，刚才你就没敢看，斜着眼睛跟我说话。

铁江笑了，我刚才确实没敢看，因为不好意思。

靳春华也笑了，说实话了吧，哼！小警察，你有姐姐吗？

铁江回答，曾经有一个，后来得了肺结核，没治好。

靳春华惊讶，不在了？

铁江回答，嗯。她对我特别好，小时候吃什么东西都让着我。

靳春华说，对不起，让你伤心了！

铁江说，当时我特别难受，天天哭，跟我妈要姐姐！



靳春华说，以后我当你姐姐吧，我也会让着你的！

铁江笑，好啊，我还是真希望有一个姐姐，只不过你太显小了，不像我姐姐，说妹妹还差不多。

靳春华说，我就是小姐姐！

靳春华嬉笑着跑开了。



2. 当年的破四旧工作组

铁江不解的是宝马车为什么看见自己加速呢？难道她认出了我？即便是认出了我也不该避而不见呀！我们俩是什么关系？虽然算不上生死相依，但也是经历了腥风血雨呀。当年你把一车毛主席瓷像砸坏了，你吓得浑身哆嗦，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你师傅非要你去自首，我师哥也赞成，在他们的淫威下，你还是去自首了。但你提出让我陪着你去，你那时对我多信任呀！

现在你为什么躲着我？不错，你是开着宝马车，大概发财了，但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我们姓铁的都靠自己的能力生活，钱多多花钱少少花。这条老街上也有很多权贵和大款，开着宝马和奔驰，城外置着几层楼的别墅，还有一个海外华侨，国家领导人都接见过，但我从未看高他们。在我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从不巴结权贵，更不会去傍大款！警察这个职业是铁饭碗，有住房有工资，不缺吃不少穿。我没什么求人的地方，更何况你了！

铁江第四次见到靳春华是在破四旧的庆功会上。当时城楼和城墙在红卫兵和市民的日夜劳作下，终于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所有的城砖和渣土都填到了护城河里，不多不少正合适。荒草没膝的护城河变成了一条宽宽的马路，城里城外随便通行。城楼和城墙消失以后，视野一下子扩大了。原来城里发生什么事城外根本看不到，现在好了，城里人撒泡尿城外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少市民感慨地说：痛快，真痛快！

铁江家的东屋邻居——一个酷爱美术的小伙子黄永仁展出了自己创作的记录拆城楼城墙整个过程的组画——《天翻地覆慨而慷》，引来了很多市民参观，记者还对黄永仁进行了采访。当天晚上，在护城河填平的马路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区里市里都来了人。会议高潮处全体与会者集体



朗诵毛主席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庆功会结束后红卫兵和市民举行了联欢，男男女女手牵手肩并肩一边跳舞一边唱语录歌。锣鼓、鞭炮此起彼伏，一直到半夜人们才散去。

铁江在散场的人流中看见了靳春华，靳春华也看见了铁江，两个人双目对视都笑了。铁江问，拆完了城墙城楼，你们是不是就回房管所了？靳春华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听我师傅说，可能还有任务，关帝庙和尼姑庵还要拆呢！铁江问，那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了？靳春华回答，但愿吧，不过我师傅可能不会带着我，因为拆城楼城墙剩下的好砖，要给居民分配，我可能管这个事。

铁江有些着急：“跟你师傅求求情，还是出来拆关帝庙和尼姑庵吧！”靳春华笑着问，为什么呀？铁江脸红着说，因为我们见面方便呀！靳春华故意问，要那么方便干什么？铁江说，想见你呗。靳春华摇头，才不信呢！铁江说，骗你我是小狗！靳春华说，我才不要你做小狗呢！说完一溜烟地跑了。

开完庆功会的第二天，拆除关帝庙和尼姑庵的工作果真全面展开了。这次由政府牵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具体的协调和组织工作，成员有太仓巷中学的程垓、穆小娴以及木工马大叔、关股长、宁卫国、铁江等。马大叔是个技术很高的木工班长，跟铁江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铁家住北屋马家住南屋。马大叔后来因厂里有事退出了，补充上了靳春华。这让铁江很高兴，终于和靳春华有了见面的机会。

程垓和穆小娴的社会活动太多，他们是燕都市红代会的成员，经常去市里面开会，平时工作组里只有关股长、靳春华、宁卫国和铁江四个人。工作组组长是程垓，副组长是关股长，由于程垓经常外出开会，工作组里的事都是关股长来处理。

关股长和靳春华打对桌，铁江和宁卫国打对桌，虽然在一个屋子里上班，但铁江和靳春华单独说话的机会并不多。即便说话也是工作上的事，客客气气，都是台面上的话。一天下午办公室里难得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铁江说，憋死了，终于有机会和你说话了！